

## 主題闡述：譯者的養成

翻譯的專業化雖然是相當晚近的發展，翻譯本身卻是極為古老的行業。從古至今，譯者穿梭於不同的語言與文化之間，其身分角色多有轉折，從宗教先知到通敵者，從文豪到買辦，從傳教士到今天的專業服務業。以往只有在文化接觸的前緣才有翻譯需求；但今日的現代生活，從大眾傳播、科技、商貿、學術到娛樂，乃至日常的食衣住行，可以說各個層面都離不開翻譯。

然而大眾接觸與使用的往往是翻譯的成品，未必意識到翻譯的過程，以及背後執行翻譯工作的主體，即譯者，因而強化了一般人心目中譯者無頭無臉的成見。現代翻譯理論告訴我們，「透明的譯者」乃不可能的理想。如果我們也體認到，在「作者已死」之後，文本並無透明而穩定的意義可言，那麼譯者的自主詮釋，無論自覺與否，就不但是合情合理，而且是合法與必須的了。所以譯者並非無頭無臉，而是另類作者。

譯者的主體性，因後結構知識論的「語言時潮」以及全球化時代後殖民論述對重構離散主體的關注，而獲得進一步的凸顯。後結構對於自然乃是語言建構的堅持，以及後巴貝塔重整殘軍持續抗爭的努力，都是不向上帝稱臣的公民不服從的行為；而就是這一行為重新肯定了、塑造了、融合了翻譯與譯者——就如葉慈的舞者與他的舞——成為新的主體。

我們深深體認到，翻譯無法超脫權力的滲透。強勢的語言和文化常是被弱勢者譯入的原文，藉此鞏固並擴大其勢力範圍。譬如中國自古為文化強勢國，因而並不重視翻譯。除了佛經之外，歷史上少見具規模的翻譯事業，而即使在佛經翻譯的早期，譯者也以外人為多。歷史上，舌人象胥之設，只是處理夷務的權宜，並非對譯事特別重視。然而鴉片戰爭之後，強弱的局勢翻轉，中國譯者學舌的媒介角色也漸漸轉化為負重載道的積極功能。而在英語霸業興起後，又逢全球化的浪潮席捲天下，把譯者，尤其是以英語為工作語言的譯者，推上了時勢英雄的頂峰。

以今天的臺灣為例，工作語言為英語的譯者普遍受到重視，從事者眾，教育部也只開辦了英語譯者的檢定考試。然而今日台灣來自東南亞的外勞與外配眾多，但由於他們的語言較為弱勢，其譯者簡直屈指可數，更別說引起官方與社會的重視了。在權力因素無所不在的情況下，我們更要注意人權與正義的議題。歐洲國家對於法庭、醫療、移民等涉及人權問題的翻譯，多要求譯者需經過考核認證，對於翻譯公司亦有翻譯標準認證，但台灣的翻譯尚無品質管理可言，反映出國家政策介入以維護人權的必要性。

綜觀以上所述，我們期待藉由追溯譯者養成的軌跡，幫助學界與社會大眾對翻譯的本質與譯者的角色有更清晰的認知，在擬定語言與翻譯政策時有更宏觀的視野，進一步促成翻譯學門的發展。因此，本研討會擬由下列面向探討譯者的養成：

譯者的培育

譯者認證與評鑑

譯者角色的歷史演變

語料庫與電腦輔助翻譯

翻譯政策：理想與現實

翻譯與跨文化理論

文學翻譯